

Shirley's Choice

天使的私心

燃聿·著

为了保护你，失去恶魔的身份也在所不惜
欢迎来到我的永恒国度，我的——天使

研不惜
天使



■ 华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的私心/燃聿著. —北京: 华文出版社, 2010. 11

ISBN 978-7-5075-3372-9

I. ①天… II. ①燃…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216092号

北京市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 01-2010-6448

本书由鲜鲜文化集团授权在中国大陆(不含港澳台)地区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 并保留一切权利。

天使的私心

著 者: 燃 聿

责任编辑: 吴 晶

特约策划: 邓萍萍

特约编辑: 唐 婷 赵晓婧

封面、内文绘图: LIAR ES

装帧设计: 80零·小贾

出版发行: 华文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305号8区2号楼

邮政编码: 100055

网 址: <http://www.hwchs.com.cn>

投稿邮箱: hwchs@126.com

电 话: 总编室 010-58336255 责任编辑 010-58336190

发行部 010-58336270 58336265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建泰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58×230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70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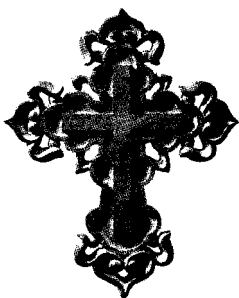
版 次: 2011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1年1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075-3372-9

定 价: 29.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Contents

目录

Chapter.1

Devil's Guard

魔鬼的守护

001

Chapter.2

Angel's Desire

天使的私心

079

Chapter.3

Doll and Poison

爱神的毒药

155

Chapter.4

Drama in Paradise

天国的恶戏

229

番外
First Encounter With Jehovah
与神邂逅
292

番外
One Hour Early
一小时的误差
296

番外
A Purple Fleur-De-Lis
紫色鸢尾
300

番外
La Lune Madonna Lily
月亮百合
309



The Only One Who Shares Pure Blood

唯一的纯血血脉

“痛死了！眼睛瞎了吗？别碰我的伤口！”

“可是……小姐，包扎的时候不可能不碰到伤口啊……”

“闭嘴！换个药都换不好，给我滚出去！”

“小姐……”

“滚！”

双目圆瞪，美丽的金发少女怒不可遏地跳起来，抓起床头的皮鞭，发泄似的向女仆狠命抽去。

“出去出去，全都给我出去！”

吓走了女仆，又骂走了服侍在旁的一干随从，这位名叫艾蒂克的西班牙伯爵小姐却仍然不满足，细眉一皱便开始大肆破坏房间。

直到把所有能看到的摆设全都砸了个稀巴烂之后，她才气喘吁吁地蹲下来，咬牙看向自己那只光秃秃、丑陋不堪的右手手腕。

三个月了，伤口还没痊愈，黏稠的黑血虽然已经不流了，疼痛感却丝毫没有减少。

由于混杂了太多憎恨和怨气，她早已分不清这股撕心裂肺的疼痛究竟是生理上的痛楚，还是由精神引发的错觉。

不过她也不想分辨，甚至不愿用麻药来止痛。

她一边承受着失去手腕带来的巨大痛苦，一边又享受着这种被黑暗吞噬的残酷快感，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向克雷蒙德·查公爵复仇！

那个可恨的法国公爵，不仅玩弄了她的感情，伤害了她的自尊，最后竟然还将她的手腕齐根斩断……

实在太嚣张了！

一向心高气傲、养尊处优的她，一向对男人不屑一顾的她，现在居然被一个男人当白痴耍，这口气叫她怎么咽得下去？

所以，她要复仇。

就像她的老师教导的那样，要让所有伤害自己高傲灵魂的人付出惨痛的代价，要让克雷蒙德下地狱！

嘴角带着狠毒的微笑，艾蒂克起身拉开落地长窗，走进屋后的院子。

黑夜中，一个男人仰头站在那里，月光在地面投下他颀长笔挺的身影，如夜晚一样漆黑，又像星空一般耀眼。纯白的长发下，金银两色的半脸面具透着淡淡微光，一双绿色的眼睛安静地遥望远方，妖娆神秘，却又温柔似水，美得令人屏息。

艾蒂克收敛笑意，靠在门框旁，心情复杂地看着他。

他是她的老师，杰欧瓦。

在法语中，这个名字的发音和“耶和华”完全一样，而事实上，在她眼中，他也确实是神一样的存在。像神一般高贵、优雅，却也像神一样冷漠、残忍。

他虽然是她的法语老师，却从来没教过她一句法语，他所灌输给她的观念，除了憎恨之外，还是憎恨。

从她十岁开始，他就成为她众多监护人中的一个，每隔几个月来看望她一次。和其他老师不同，他总是无声地来，无声地走，大多数时候都一言不发，把所有表情掩藏在一张猫脸面具下。

她曾经想，如果哪一天他能够在她面前摘下面具，对她展露微笑的话，她就算舍弃所有财富和地位也心甘情愿。但是七年来，他却一次也没有这样做过。

她不知道怎样形容自己的感情。

对她来说，杰欧瓦是老师，是父兄，也是男人。她尊敬他、爱慕他、依赖他，除此之外，还有一种更炙热更疯狂的情愫。

就像现在，光是这样看着他，她的胸口就有如灼烧般疼痛。明知道他很危险，却情不自禁被他吸引，明知道这样单方面的感情不会有结果，却还是犹如飞蛾扑火一般，放任自己的心沦陷。

咬了咬嘴唇，艾蒂克抬起幽怨的眼睛，再次看向杰欧瓦的侧影，心底的声音渐渐浮上来。

真不甘心，好想征服他……哪怕只有一次也好……

“老师。”

思忖间，她忍不住开了口，希望能引起他的注意。

可是杰欧瓦却只是略微转动眼珠，用余光瞥了她一眼，随即立刻转了回去，依旧看着远处的天空。

艾蒂克的嘴唇咬得更加苍白起来。悄悄地，她走到杰欧瓦身后，贴紧他的背脊，用单手圈住他的腰。

杰欧瓦没有推开她。事实上，他从不拒绝她的撒娇，但是即便如此，艾蒂克还是觉得他们的心从来不曾靠近过。

“老师。”艾蒂克喃喃地问，“你在想什么？”

猫脸面具一动不动。过了很久，久到她以为他不会回答她时，他终于慢慢开口，发出一种类似回声般虚幻缥缈的声音。

“整整三个月……”

艾蒂克疑惑地抬起头：“什么？”

“三个月里，她就好像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一样，无论我怎么寻找，都找不到一丝踪影……看不见她的脸，听不见她的思绪，感觉不到她的心跳和呼吸，体会不到她的快乐和烦恼……这种失落的心情，以前从来不曾有过……”

艾蒂克察觉出他的反常，心中升起不好的预感，左手紧紧握拳，焦躁的声音脱口而出：“她是谁？”

杰欧瓦却自顾自说着，似乎完全不把她放在眼里。

“但是现在，她又回来了……我能够感觉到她的存在，就像我身体的一部分……”

艾蒂克松开手，绕到杰欧瓦面前，暴跳如雷地喊：“不要！不要在我面前，用这么温柔的语气谈论别的女人！那个女人是谁？到底是谁？！”

猫脸面具抖动了一下。破天荒地，杰欧瓦的嘴角竟然微微向上扬起。

“她是我的血肉，我的至亲……是唯一我费尽心思也无法看透的女人，也是唯一能证明我存在的女人。”

艾蒂克的瞳孔放大了，眼中充满嫉妒和愤怒。

“告诉我她叫什么？”

不知不觉间，挺拔修长的身形开始晃动，如同一缕虚幻的白烟，转眼消失在无尽的黑暗中。寂静的夜空下，只留下一道轻柔的声音在她耳边回响。

“她的名字是——纳纳。”

十月的早晨，伊夫林省最大的贵族城堡查亲王府里，一场优雅的小型音乐会正悄然上演。

说是音乐会，其实演奏者只有两人：负责小提琴独奏的纳纳，以及为她钢琴伴奏的萨尔特。

原本只是闲来无事时的随性行为，想不到效果却出人意料的好，纳纳顿时犹如找到了宝藏一样，抓住萨尔特不放，兴致勃勃地央求他继续配合她弹下去。

一连拉了几首曲子之后，她还是不过瘾，最后干脆抛开乐谱，即兴拉起了现代流行歌曲。

微风吹拂，半透明的白色窗帘在纳纳身后轻舞，温暖柔和的晨曦穿过古铜色的窗框照进房间，洒落在她乌黑顺滑的长发上，在她头顶留下一道微红的光圈。

仿佛享受着这浪漫而惬意的气氛似的，纳纳舒服地闭上了眼睛。

在金色的钢琴旁，白发绿眼的中世纪古典贵妇正痴痴看着她的侧脸，眼中透出无限温柔。

仔细聆听了一遍曲子，这位贵妇开始低头寻找合适的音阶，纤长的手指仅停留了一会儿，便毫不犹豫地弹起了相同的旋律。

一曲完毕，纳纳仿佛还沉浸在美妙的音乐中，好半天才睁开眼睛，对萨尔特展露一个甜美的微笑。

“完美无缺！萨尔特，你真是太棒了！”

“咦，真的？”

美丽贵妇放下手臂，微微挪动身体，因为被纳纳夸赞而涨红了脸：“我已经许多年没碰钢琴了，我还担心会跟不上你。”

“你的音感很准，而且只听了一遍就把曲子记起来了，这一点可不是人人都得到的哦。”纳纳冲他灿烂一笑，“我很喜欢萨尔特的钢琴演奏。”

脸颊的红晕更明显了，萨尔特回她一个感谢的笑容，低头打开乐谱，借以掩饰自己的不自然。

白色的长发下，五官轮廓极其精致唯美。眉眼细长，鼻梁高挺，隐约透出一股阳刚之气，可是嘴唇却红润饱满，带有女性独有的柔美。

看着这张雌雄莫辨的美丽脸孔，纳纳不由回想起第一次和萨尔特见面时的情景，禁不住偷笑起来。

若不是当初误掀他的裙子，她恐怕到今天还会以为他是个女人。

事实上，这位好像从油画中走出来的绝代佳丽，全名是萨尔特·德·美第奇子爵，不仅是个货真价实的男人，还是意大利豪门美第奇家族的后代。从本质上来说，有着完美外表和高贵出身的他，应该算是个意大利美男子吧。

“这首曲子很好听，它叫什么名字？”

听到萨尔特的声音，纳纳回过神，回答他说：“《月半小夜曲》。是李克勤……呃，不，是我故乡的歌曲。”

“《月半小夜曲》？”萨尔特笑了笑，用单手轻轻弹出旋律，喃喃地说道，“虽然很好听，可是却很忧伤呢……纳纳，你是有什么心事吗？”

纳纳没有料到他会这么直接地丢出问题，一时愣住了。

没错，她确实有心事。

半个月前，她刚刚从现代重返中世纪，在克雷蒙德的盛情邀请……兼威逼利诱下，回到了这座古老城堡。

虽然她已经下定决心，不会再从他身边逃开了，可是仍然有两件事压在心头，让她日夜牵挂。

首先，是她那个在中世纪下落不明的母亲，她这次穿越的目的正是要把她带回现代，可是至今都没有线索。

再来，便是她最重要的穿越道具，月亮百合。

这面镜子最早为亨利四世的王后玛丽·德·美第奇所有，当时曾是价值连城的稀世珍宝。

在美第奇家族没落之后，镜子便带着王后的诅咒在各个贵妇手中辗转，这些贵妇无一例外地遭遇了不幸，月亮百合也因此被称作“魔镜”，最终在法国大革命的讨伐声潮中销声匿迹了。

然而，镜子的力量依然存在。

这股未知的强大力量，使得时空发生扭曲，镜子本身也经过多次跳跃，散落在不同的时空断层。

这样一来，便导致同一空间中可能出现两面、甚至两面上相同的镜子，显然违反了空间的法则，所以当两面镜子合并在一起时，握有镜子的人便会被迫坠入另一时空。

这就是纳纳穿越的秘密。

她不仅找出了原因，还想出了一个绝妙的办法以便她穿越。那就是：只要在现代和中世纪各保留一面镜子，自己随身带着第三面，这样她就可以任意在两个时空来回穿梭了……

如意算盘是打得不错，只可惜她忘记了，镜子的魔力虽强，本身却是一种十分脆弱的东西。

因此在夏代打碎镜子之后，她回到现代的愿望也随之破灭了。

换句话说，她这个现代人今后将不得不留在中世纪，直到老死。这种情况下，任谁都开心不起来吧？

当然了，这件事是属于她的秘密，无法向萨尔特和盘托出，所以她只好像往常一样，用笑脸敷衍过去。

“你在说什么呀，没有那回事，我只是特别偏爱这一类歌曲罢了。啊，对了，这首歌的词也写得很不错，下次有机会我唱给你听。”

“下次？”萨尔特殷切地看着她，“现在不行吗？”

“现在？”

纳纳偷偷瞥向房间另一头的书桌，在那里，魔鬼的视线正在蠢蠢欲动。

这个霸道又任性的魔鬼不是别人，正是查亲王府的主人，同时也是吸血鬼和人

类的混血，克雷蒙德公爵是也。

托先前提出的三个条件之福，她现在不再是他的女仆，也不必恭敬地称他为“克雷蒙德公爵大人”，总算可以名正言顺地跟他处在平等的地位上了。

不过，鉴于他还没满足她所有条件，她目前也还未对他的“情书”作出明确答复，所以他们之间的相处模式还是跟从前一样。

只是，从他眼中传来的温度，似乎一天比一天火热了……

接触到克雷蒙德的视线，纳纳急忙矮下半个头，躲到钢琴后面，凑到萨尔特的耳边悄悄说：

“那个……现在恐怕不太方便啦。你不知道吗？唱歌这个词最近变成禁语了。”

“欸，禁语？为什么？”

“还不是因为某人五音不全的关系。明明不会唱，还硬要在一万多名百姓面前展示歌喉，结果足足冷场了十分钟，你都不知道当时的场面有多好笑……唉，平时说起话来嗓音那么好听，怎么一唱起歌来，就……”

“就怎么样？”

一个阴恻恻的声音从钢琴上方传来，纳纳小心翼翼地回头，一抬眼便看到魔鬼额头上的十字青筋，不得已只能将剩下的话吞回肚子。

“没、没什么……”

他的五官依然英俊到不像话，深邃的蓝色眼睛微微眯起，轻而易举就散发出致命的男性魅力。

只是跟之前慵懒的样子比起来，此刻的神情显得有些疲惫，脸上隐约出现因睡眠不足产生的黑眼圈，本来就浅的肤色也变得更加苍白了。

就连萨尔特都察觉出他的不对劲，开玩笑地说：“克雷，五音不全就让你这么介意吗？你看起来好像很苦恼的样子欸。”

克雷蒙德的目光牢牢瞪住纳纳，一眨不眨地看着她的眼睛，口中却在回应萨尔特的揶揄：

“我当然没有你轻松了。你又不需要为这只小贵妇犬建造花园，也不必为她四处搜寻奇珍异兽，更不会因为担心她的安危而睡不好觉，你怎么可能明白我的感受？”

“呃……”纳纳不敢看他，只能偷偷跟萨尔特做鬼脸，惹得萨尔特捂嘴直笑。

在克雷蒙德看来，这种不怕死的举动无疑是在火上浇油，让他原本就不爽的心情更加烦闷起来。

可是对于好不容易才回到他身边的纳纳，他又拿她没办法，只能强压脾气，从嘴里挤出愤愤不平的字眼。

“反正，在小贵妇犬的心里，你是美丽善良的女神，又弹了一手好琴，而我却是自私丑恶的魔鬼，连唱歌都不会……跟你比起来，我简直就是一无是处！”

纳纳哭笑不得地看着他，用哄小孩子的口吻说：“好啦，不要再钻牛角尖了，我不再拿你的歌声开玩笑就是了。”

真是的，这个小气鬼，都跟他说了萨尔特把她当妹妹看，他就是不相信。这到底在吃哪门子的醋啊？

话说回来，从哈巴狗荣升为贵妇犬，她该感到高兴吗？说来说去，还是把她当狗来看，根本什么都没改变嘛。

“说正经的。”萨尔特合上乐谱，提着裙子站起身，跟克雷蒙德有一搭没一搭地聊起来，“听王宫传来的消息，最近发生了不少事，你肩上的担子似乎不轻啊。”

克雷蒙德皱了皱眉，默认他的说法，边聊边走回书桌。

“对美国的战争陷入僵持局面，短时间内是结束不了了，这件事让王室很头疼，社会底层也开始变得人心惶惶。”

“我听说了，玛尔格利商店街上周连续发生抢劫事件，死了三十多人，大量珠宝遗失。”

“嗯，我们伊夫林枪械库也丢了一批枪支，至今还下落不明，吉恩先生快被气疯了。你知道的，他曾经到你的云布尔叶别墅吃过晚餐。”

“我没有印象了，也许我根本没出来接待他。”

“还有，许多地下咖啡馆散播有关玛丽王后的谣言，必须想办法制止；巴黎路易大帝学院的几名学生，也暗地里发表了对王室不敬的言论，就是曾经在国王陛下的登基仪式上发表贺词的那个优等生——罗伯斯庇尔。”

罗伯斯庇尔？

听到他们的对话，纳纳在心里暗暗吃惊。

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领袖，想不到居然这么早就开始活跃了，他现在应该还是学生吧。

更让她吃惊的是，克雷蒙德作为领主，工作的涵盖面竟然如此广泛。虽然这些贵族平时好像都一副闲闲没事干的样子，但真正遇上事件的时候，恐怕还是必须履行身为贵族的义务吧！

不过对于这些事务性的东西，纳纳并没什么大兴趣，于是在克雷蒙德和萨尔特谈话时，她收拾好珍贵的小提琴，偷偷溜出了大厅。

克雷蒙德为她而建的花园还在施工当中。

这座花园被安排在离城堡不远的树林边，除了一个池塘和几座喷泉外，克雷蒙德还特地叫人搭建了一个植物园，把城堡里一些名贵的植物搬了过去。

虽说她当初并没有提出这项要求，不过现在想想，有一个植物园好像也不错，在一片绿意盎然的植物中和朋友喝茶聊天，应该会很惬意吧。

一想到今后的贵妇生活，纳纳情不自禁露出了美美的傻笑。

“好！那么，今天就去参观一下我的植物园吧！”

来到植物园的厅廊前，纳纳惊讶地发现门是半掩着的，显然有人产生和她同样的念头，并且还先她一步来到了这里。

会是谁呢？

她掀开门边的帷帘，透过玻璃向内张望。

房间里，一个纤瘦的少年正抱着三只小狗在地上玩耍，一头蓬松的金色短发和纯白的狗毛混在一起，爽朗的笑声中，少年露出如同小孩子一般的幸福表情。

原来是堤法呀！

纳纳轻笑一声，放心地推门进去。

堤法是克雷蒙德的同母异父弟弟，和克雷蒙德一样，也是吸血鬼和人类的混血魅蓝。

虽然堤法嘴巴有点坏，但是本性很善良，温柔体贴又通情达理，有着贵族身上少见的优秀品质。

虽然纳纳嘴上不说，其实心里很喜欢这个小鬼。

喀喀——

开门的声音惊动了地板上的堤法。见到来人是纳纳，堤法连忙收敛起兴奋的笑容，努力装出满不在乎的样子，把三只小狗放进篮子里。

“咳！”他提起篮子，装模作样地走到纳纳面前，抬起胳膊把小狗递到她眼皮底下，“喏，拿去！”

纳纳这时才发现，这些小狗长得好像刚出生的小狐狸，一个个尖头尖脑，耳朵竖立，毛色像雪一样白，眼珠却乌黑发亮。

这些乌黑的眼睛此刻正安静地望着她，让她忍不住发出感动的颤音。

“哇，好可爱！怎么会有这么可爱的小狐狸狗，让我抱一下……呜，好软，好温暖啊……”

堤法看到她这副模样，也不由微笑起来：“可爱吧？它们是纯正的意大利弗尔皮诺犬，性情很温顺。这是克雷特意要我找来送给你的，我好不容易才买到，你要好好对待它们哦。”

“那是当然的啦，这点你不用担心。”

抱着肥嘟嘟的小狗，纳纳忽然冒出一个主意。

“对了，堤法，你很喜欢狗吧？”

“欸？”

堤法的目光从小狗转移到纳纳脸上。

“不如，我们两个一起来养这些小狗好不好？这样你就不必担心我照顾不好它们了，而我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随时向你请教，你觉得怎么样？”

堤法的脸上顿时出现夹杂了兴奋和害羞的别扭表情。

一方面想故作冷酷，不希望让纳纳看到他的孩子气，一方面又忍不住为她的这个提议心痒难耐……

短暂的心理挣扎之后，还是对小狗的喜爱之情占了上风。

他很快露出一个大大的笑脸，春风满面地答应说：

“好啊！”

然后不等纳纳接话，他就自顾自地打开话匣子，一口气说了一大堆有关弗尔皮诺犬的详细资料，一边说还一边抱起小狗，极其温柔地抚摸它们的头，跟纳纳讲解照顾它们时的注意事项。

看来堤法真的很喜欢狗呢，纳纳心里暗想，难怪他会对她照顾有加，因为在他心里，她也算是只狗吧。

“对了，既然收养了它们，就应该取个好听的名字才行。叫什么好呢？”

堤法连忙说：“啊，我已经想好了。就叫阿美里拉·狮华、辛多拉·狮华和斯特拉斯博拉·狮华。怎样，很帅气吧？”

纳纳丢给他一个白眼：“什么呀，这种又长又拗口的名字，亏你想得出来，我要更简单、更好叫一点的名字啦。”

“你真没有眼光，这么好的名字都不要，那不然你想叫它们什么？”

“唔……”

纳纳低头沉吟，做思考状。看着小狗一身雪白的毛皮，一个红遍整个网络世界的名字自然而然浮现在脑海里，她不假思索地说了出来：

“小白。”

“啥？”

“小白。”纳纳认真地重复了一遍，“嗯，很顺口，就叫小白好了。”

“……”堤法放下小狗，露出类似颜面神经痛的表情，忍无可忍地喊道，“这是什么鬼名字啊！拜托，它们可是纯种弗尔皮诺犬耶，叫这种名字不是太失礼了吗？”

“这你就不晓得了。”纳纳理直气壮地说，“狗这种生物，就是要被人叫小白，它才会高兴地摇头摆尾啊！而且我也一直想跟野原新之助一样，养一只名叫小白的狗。”

“野原新之助是谁？叫他出来见我！”

“呃……这恐怕有点困难。”

纳纳擦了擦额头的汗，心想，因为他是二次元世界里的角色，就算能钻出屏幕，也不可能跑到中世纪来吧。

“总之，就这么决定了。”她对怀里的小狗说：“今后我就是你的妈妈了，请多指教，小白。”

堤法无力地看着她，妥协道：“好吧，就让你一次好了，不过剩下的两只要叫辛多拉·狮华和斯特拉斯博拉·狮华。”

“不行，另外两只我也想好了，分别叫小白白和小小白，这样才相配嘛。”

“你给我差不多一点啦！笨蛋……”堤法抱住头，露出痛苦的神情。

就在这时，门外传来仆人的声音。

“纳纳小姐，你在里面吗？”

“哦，我在。”

纳纳小心翼翼地把小白放进堤法怀里，走出植物园问仆人：

“找我有什么事？”

仆人恭敬地回答说：“主卧室的家具已经按照小姐的要求全部购置齐全，装饰方面也全都布置妥当，如果小姐方便的话，现在就跟随我去过目一下吧。”

“终于布置完了？太好了！”

纳纳高兴地笑起来，转身向屋子里喊：

“堤法，我去看看我的新卧室，马上就回来，你在这里等我。这段时间内，小白、小小白和小白白就拜托你了，你可以顺便练习一下中文发音。”

看到堤法一脸不满的表情，纳纳边走边笑说：

“一定要等我哦，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问你。”

说完就跟仆人走开了。直到她的背影消失不见，堤法才默默收回视线，抱着三只小狗躺到地上，嘴里发出沙哑的咕啾声。

“什么嘛，起这种怪名字，西奥巴依？西奥西奥巴依？太难念了啦！”

嘀嘀咕咕了一阵，他忽然想起什么：

“如果说纳纳是它们的妈妈，那样的话，我岂不是变成……”

这样想着，他的脸颊霎时浮现红晕，静静地呆了两秒，猛然抱住小白在地上打起滚来。

“哇啊啊啊啊！不行不行，不可以胡思乱想，邪念退散！退散！”

亲密接触，初战

当纳纳走到主卧室的门口时，她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她的设计方案中清楚地写着，房间的基本色调要由原先高贵的金色，换成充满少女气息的粉红色。

她的法语表达准确无误，仆人们也确实按照她的意思做了。

可是，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一副恶俗的模样啊……

就拿床来举例。

照她原本的想法，它应该像童话中描述的公主床那样，有着精致美观的钢丝床架，床上铺着高级丝绒床单，又大又柔软的抱枕随意摆在床头，床的上方有一顶薄如蝉翼的透明帷帐，优雅地垂挂下来，笼罩住四面床沿，颜色当然也是粉红系的，才会有一种可爱又梦幻的感觉。

但现在，它却像廉价情侣宾馆里的双人床一样，铺满了具有情色意味的桃红色闪光布料。

一条长长的、看起来就很硬、枕着它睡觉绝对会扭到脖子的圆柱形枕头横在床的一端。

在枕头上方，一片跟宿舍蚊帐没两样的红色纱幔垂下来，薄纱上还有一些花瓣状的图案，颜色极其鲜艳，一摊一摊地印在那里，使得整张床看起来就好像恐怖片中的凶杀现场……